

回望系舟山历史烟云

白佛堂：

深山明珠的文化回响

系舟山绝壁间，一座石殿静立。殿内后壁，一位石雕僧人正探身欲出——他身披袈裟，手提陶壶，右腿迈出门槛，双眼微眯含笑。这座“僧人半掩门”雕像已在此定格四百八十余年，以永恒的姿态迎接着每一位探访者，引人遐想门后是否还有延伸的禅院。这一匠心独运的雕刻，正是明代石窟艺术杰作白佛堂最灵动的注脚。



在定襄县城以东六十里的层峦叠嶂中，五仙山(又称雷轰尖山)如一道青翠屏障耸立于太行山脉北端。这里海拔1632米，属系舟山系延伸段，山势虽不险峻却自成一格——林木葱茏，泉水淙淙，云雾缭绕间宛如仙境。

古代诗人曾以一首七律描绘其景：“踏破云山翠几重，须穿石径入仙峰。回崖断处青林绕，晓日升时碧草浓。”

隐于山腰的白佛堂，需沿蜿蜒石径穿行数里方能抵达。寺院布局依山就势，占地3715平方米，主殿石窟凿于千仞峭壁，东西配殿、关帝庙、钟楼等木构建筑散布周边。院中三株宋宣和年间栽植的松柏，枝干虬劲，与山风共语千年时光。

白佛堂的历史可追溯至北宋以前。初名“福田寺”，宋宣和年间(1119年—1125年)因供奉碧玉佛像更名“白佛堂”。金泰和四年(1204年)，僧人悟真重修殿宇时开创性地将释、道、儒三教圣贤共奉一寺，成为宗教融合的珍贵见证。明嘉靖十四年(1535年)，面对屡遭兵燹的教训，住持如秀禅师发下宏愿：“世之坚者，莫过于石也”。他率工匠劈山凿岩，历时整整九年，终在嘉靖二十二年(1543年)建成不朽石殿。

整座殿堂完全仿木结构雕凿：面阔三间，进深二间，通面宽9.7米，通进深4.8米，前廊立柱雕螭龙纹，柱间设六抹头隔扇门，檐下斗拱五铺作，拱眼壁嵌莲座小佛，屋顶瓦当、滴水、脊兽一应俱全。所有构件皆由山岩一体雕成，其精细程度令人叹服：梁枋榫卯分明，椽飞序列整齐，甚至松木纹理都清晰可辨。这种将整座建筑浓缩于石窟的技艺，堪称明代工匠的巅峰之作。步入石殿，最震撼的莫过于中央的千叶宝莲佛坐像。阿弥陀佛结跏趺坐于四层莲瓣组成的莲台之上，每瓣莲叶均雕一尊小佛，连同周壁佛龛共计104尊造像，故白佛堂亦名“百佛堂”。

白佛堂宗教主题在此展现人性光辉：东、西壁的供养人雕像，男像戴着冠着官服，女像梳髻穿襦裙，疑为捐资开窟的夫妇。藻井中心佛道融合的八卦莲花图，周围四层小佛如星河环绕，“僧人半掩门”突破宗教程式，以生活场景传递禅意。

白佛堂作为中国明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，它填补了元明时期石窟史的空白。相较于敦煌、云冈的皇家气度，白佛堂更具民间生命力——其建造者“非王侯将相，而为中下层庶民”，雕塑风格写实与夸张并存，神像人化、人像神化，折射出明代世俗信仰的活力。

立于寺前，但见群山叠翠，石殿与绝壁浑然一体。三株宋柏静立庭中，风过时松涛如梵音轻诵。这座集自然造化与人文精粹于一身的古刹，历经战火兵燹、岁月

更迭，依然保持着超脱时光的沉静——恰如古人所悟：“扫却尘心闻唤鸟，徘徊古寺觅苍松”。当夕阳为百佛镀上金辉，半掩门的僧人仿佛仍在浅笑，邀人步入石壁后的清净世界。

苍龙山下：

民俗文化自然奇观交融

系舟山脉分支苍龙山坐落于忻州城区东南12公里处，山势如卧龙盘踞，林海苍茫，云雾缭绕。其名源于山形逶迤似龙、松柏苍翠如鳞的天然意象。山中有“龙王洞”“草帽尖”“将军岭”等未开发的原始景观，石人崖如武士戍守，虎头梁似猛兽蛰伏，发梁则见证古代采煤历史，每一处地貌皆附着民间传说。近年来，苍龙山下刘家山借助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开发乡村旅游，收到良好效果。

刘家山村最具灵魂的是传承千年的“龙王文化”。村民恪守“入伏送龙王爷上山，秋来迎龙王爷下山”的古律，每年立秋前后举行“龙王下山”祭祀仪式：数百村民执长绳牵引龙王塑像，在锣鼓与爆竹声中巡游村庄，信众献花馍果盘，祈愿风调雨顺。即便秋雨淋漓，十里八乡的民众仍蜂拥而至，人山人海。这一非遗民俗已成为苍龙山文旅的核心IP。每年古会期间以舞龙、晋剧、庙会等活化传统，吸引众多游人。

春夏时节，苍龙山麓百亩油菜花田翻涌金浪，与1300株新栽松柏交织成黄绿锦毯。半山腰百年古松虬枝盘曲，登临可俯瞰忻州城郭，远眺系舟山脉层峦叠翠。

秋冬时节，松林墨绿如海，针叶间垂挂硕大松塔，山泉携落叶潺潺而下，清冽如冰；枯叶铺就的林径沙沙作响，偶有倔强绿草破土而生。若遇雪霁，雾凇凝结枝头，宛如水晶秘境。

苍龙山山腰有一观光亭，攀至亭上，可见云海浮沉山腰，将群峰裁为上下两重仙境。夕阳倾泻时，群峰化作“金山”，霞光浸染村庄，天地如鎏金画卷。

2020年，退役军人刘宏伟任村文书后，带领村民垦荒造林，整合废弃农宅与机动地，打造百亩油菜花田与13座农业大棚，培育红薯种苗、瓜果蔬菜，修复百年老宅为游客休憩中心，古井凉亭留存乡愁记忆，农家土饭招待远方客人。



以“五园两中心”(果园、火园、智园、农园、享园+研教/游客中心)为骨架，植入多元体验。农耕文化区：红薯基地与采摘园串联农事体验；红色拓展区：依托将军岭等景观开发徒步路线；非遗活化区：龙王祭祀、北路梆子演出深化文化沉浸。

苍龙山与刘家山村的故事，是自然馈赠与人文坚守的和鸣——村民以虔诚之心守护山林，山林以丰茂之境回馈乡民。这条沉睡的龙，正借文旅春风苏醒，昂首腾跃于乡村振兴的潮头。

土匪寨、夏家寨：

不同寻常的历史故事

在系舟山的大山深处，有许多高山寨堡，每一个寨堡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故事。请听我讲一讲土匪寨和夏家

寨的故事。

让我们轻松穿越到明朝。

大明正德二年春天，系舟山的山桃花开得格外鲜艳，黄昏时分，被晚霞映照着，红遍了整个山岳。忽然，山脚下传来一阵喊杀声，王良带着几百悍匪匆匆奔逃，被无数官兵一路追杀，一头钻进了系舟山丛林中。

匪徒们且战且退，占领系舟山一座孤峰丛蒙山，修筑工事，据险固守。山西巡抚翟瑄率几千官兵前来剿捕，后将丛蒙山团团围住。双方一攻一守，酣战一月，翟瑄组织官兵数次进攻，土匪据险抵抗，愈战愈勇，箭如雨，官兵血流成河，死伤无数。

所有战事并不是因为谁最勇敢，谁就能胜利，故事的结局是王良等因被断水断粮，杀马而食，许多人饿昏，甚至饿死，活着的人也无力抵抗。山寨被攻破，匪首王良等五十人被押至北京，斩首示众，其余人被流放三千里外。



这样一个充满传奇故事的土匪寨，现在是个什么样子？

初冬，忻州说走就走户外登山群的朋友们相约攀登土匪寨，做一回“山大王”。

早晨七时在城门楼集合。21位探险者分乘四辆车向土匪寨进发，沿忻宏线向东到达定襄东霍村，再向南经过一大片开阔地后，进入系舟山的一条峡谷中。车停在峡谷口一个采石场中央。

沿着峡谷从西向东开始徒步。但见峡谷中乱石横立，峡谷两侧山势峥嵘崔嵬，山体形状诡异。初冬已看不到植被了，近处是黑褐色的，远山是黛青色的，朦朦胧胧。

刚开始徒步，大家精力充沛，脚步轻快，一个小时便到了山脚下。抬眼望去，土匪寨隐约就在山顶，但山势陡峭，巨石壁立。看来难度不小，几位弱“驴”，望寨兴叹，准备放弃登顶。领队朱部长为大家鼓励：“远看危险，近走无忧，大家都能上去，我们今天必须攻下土匪寨，占领土匪寨，并保证无人员受伤。”

在朱部长的鼓励下，大家开始登山，互相帮扶，鱼贯而行。为了减轻同伴负担，我背了炉具、零食和三公升水，总共约二十斤，再背上一只陪我浪迹天涯的小鹰背包，总体感觉很轻松，一点也没有负重的感觉。

半山腰有一个石洞，可容纳三到五人，想必曾经是土匪寨的警戒哨。

上山的路越来越难走，也越来越危险。前方是峭壁，只容一人通过，脚下便是万丈深渊，一旦失足，后果难料。女士们有点害怕。朱部长一边鼓励，一边教她们要领：踩实、抓稳、不要向下看。前面几位战战兢兢相继通过，最后一位女士微胖，满脸汗珠，双腿打颤，人们都为她捏了一把汗，好在有惊无险。

距土匪寨最后几步是最险的一段，前面的人失足，会带倒后面的一群人，大家你拉我扶，一步一挪才相继登顶，第一个登顶的人和最后一个竟差了一个多小时。

十二时许，我们全部登顶，完全占领了土匪寨。

这里是一处平坦的地方，由石头围成的房子连在一起，俨然是一个寨子。石头垒在危岩之上，颇为壮观。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。遥想当年，绿林好汉振臂一呼，应者云集，啸聚山林，杀富济贫，与官府为敌，面对如此天堑，官府屡征屡败，莫之奈何。

偌大的寨子里只有石头墙壁，没有其他遗迹。不知几百年以来，这古老破败的寨子里发生过多少惨烈的厮杀，发生过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
从土匪寨向东北望去，另一座山上隐约还有一处寨

子，那是夏家寨。据说历史上(年代不详)有一夏姓人家，被朝廷冤枉，官府追杀，逃到此处，聚族而居，历经百余年。听说夏家寨更险峻，只有定襄少数驴友登临过。

历史的烽烟，早已被朔风吹散，只有山巅的寨堡孤独地守望着历史，守望着这里曾经的过往。我们只是过客，登临山寨为缅怀历史、抒发情怀，但我们更在意当下的感受和纵情山野的畅快。

人们在山顶聚餐，煮茶品茗，清风徐来，好不惬意。红尘喧嚣，浮世扰攘，能拥一杯山水，品清茶一杯，何妨在此坐老时光。

黄昏时候，所有人安全下山。走到山口，我不由回眸遥望，土匪寨掩映在雾岚中，更显得神秘而苍凉。

从明代至今，历史长河已流过五百余年，王良等被砍头了，但不管是褒是贬，王良的名字依然飘荡在丛蒙山的风中……

胡奋登高碑：

七岩山上的西晋丰碑

一块沉睡千年的巨石，一段湮没无闻的历史，在数字技术下重获新生。在海拔1436.4米的系舟山山脊上，一块天然石灰岩碑刻巍然耸立。碑高3米，宽1.28米，斑驳的隶书在阳光下若隐若现——这便是西晋胡奋登高纪功碑，也是山西迄今发现的唯一西晋时期地上古碑。

1923年，定襄县乡贤王诚修首次发现这块摩崖碑时，它已在山风中静立近1600年。牛诚修误判其为北魏尔朱荣碑，揭开了学术论争的序幕。此后的百年间，学者们各执一词：2008年有研究者提出曹魏秦朗碑说，碑刻年代在历史迷雾中更显扑朔迷离。

数字技术的破局时刻出现在2015年。忻州市文物管理处联合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，对碑刻进行高保真三维扫描。当电脑屏幕上浮现出碑额清晰的“晋”字和“奋字玄威”四字时，现场专家激动不已——这与《晋书》记载的西晋名将胡奋(字玄威)完全吻合。这是山西确认的首块西晋碑，全国范围也属凤毛麟角。

历史的故事是这样的：西晋咸宁二年(276年)二月，并州边境告急。鲜卑大人息须鞬泥率部进犯，这位曾祖父是鲜卑雄主大檀的领袖，给晋王朝带来严峻挑战。监并州诸军事的胡奋临危受命。他统领中军步骑五千、并州六郡部队及匈奴四帅联军，共五万大军屯驻忻定盆地。胡奋以强大军力为后盾，实施“加税赏，复税盐”的怀柔政策：增加给鲜卑的岁赏，免除其池盐贸易税。恩威并施下，息须鞬泥最终率七万四千户归附，实现了“朔边无风尘之警，黔首晏然”的和平。

当年重阳节(农历九月初九)，胡奋携官属登临定襄七岩山南冈，远眺代郡、雁门、太原、西河山川，这位刚经历丧子之痛的将军“登高顾望凄怆增伤”。侍从们仿效《诗经》中歌颂周召公的典故，共同刊刻此碑。走近石碑，半圆形碑首下，字径4厘米的隶书虽风化严重，仍可辨关键信息。碑额全称《晋使持节监并州诸军事冠军将军关内侯胡奋德行碑并颂》。

彰显着主人的身份与功业。碑文末尾的颂词虽残缺不全，“牧彼徐凉”“允武允文”等字句，仍可窥见时人对这位文武双全将领的敬仰。三米石碑承载的是一部微缩的西晋史。碑文中“周之邵父、晋之魏绛”的比喻已模糊难辨，但胡奋促成七万鲜卑部众归附的功业，仍在山风中低语。当登高者抚过“奋字玄威”的刻痕，仿佛看见公元276年的那个重阳节——一位将军站在平靖边关后的山河之间，将和平的誓言刻进石头的记忆。



本期撰稿:赵富杰 策划:刘捷
设计:赵菁

本期照片除署名外均来自户外爱好者



通向山道的盘山公路 摄影:赵菁